

杏林春暖

郑克西



杏林春曉

張大千



杏 林 春 暖

郑 克 西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书选輯了作者的二十一个短篇。前十七篇是描写解放后城乡人民新生活的，作者热情地歌頌了新社会的新人新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较为广泛地反映出我們时代普通劳动者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風尚的形成与增长。后四篇写的是解放前上海人民的苦难生活。作者以真挚而强烈的感情，亲切地叙述了那些娓娓动听的、激励人心的故事。

封面設計：溪 水

杏 林 春 暖

书号 1757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9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9}{16}$ 插页 2

1964年5月北京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册

定价 (3) 0.83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馱运队的启示.....	1
躲灯記.....	12
知心人.....	22
河上的踏石.....	30
赶腊集的故事.....	38
杏林春暖.....	63
路上的灯火.....	85
咩——咩.....	93
病.....	106
重逢.....	116
祖孙俩.....	130
金鯉.....	137
热度.....	158
渴望.....	170
在關市口.....	184
为了爱情.....	196
碧玉花.....	204

春風吹又生.....	219
譚老師和我.....	240
米.....	251
黑夜里發生的事.....	259
后記.....	269

馱运队的启示

春节前后，我在伏牛山南麓旅行了一个多月。在我们这个旅行集体里，有地方报纸记者，县委通讯干事，农民作者，县文化馆文艺辅导员，加上我一共五个人。

大概在腊月二十三前两天，我们一行五人进入了一个较为闭塞的山区，那里离县城五十华里。当时还不通公路，我们走的又是有名的“九吊十八湾”：在五十里路程中，得翻九个山头，过十八道河湾。那天是个酝雪天气，天色阴沉，北风凛冽，每翻过一个山头，我们脱了棉袄还热出了一身汗，可是过河的时候却又是另一种滋味了，那道绕山转的河流河面很宽，河水很浅，河上铺着圆圆的踏石或架上窄窄的树杆，就能让我们手拉手的过去。只是当踏石或树杆被牲口踏翻了的或已腐朽了的，我们便只能脱鞋撩裤地趟过去了。那时候，平常看着很浅的河水，居然会水深没膝，真所谓“不趟河不知道水深浅”了。并且，那冰凉的河水实在叫人蚀骨浸心，所以每当过河之先，那位在山区生活有经验的农民作者，总要叫我们在河漫滩上坐着休息一会，待身上的汗水下去了再趟，以免内外热冷夹攻，旅途得病。

在河漫滩歇脚的时候虽短，我们却有許多话要讲，碰到好运气还能看到河面上时时惊起的鸳鸯，偶尔经过的新娘。春节前后正是农村办喜事最多的时候。娶亲的队伍过河时是最有意思

的了；几名响器手吹吹打打地从踏石或独木桥上走过去，新郎新娘和陪客們則骑着毛驴从河中趟过去，那風光煞是有趣。这些足可以供我們在短暫的休息時間里作为說不完的談話資料了。

有一次，我們坐在河漫滩的一块水牛也似的巨石上休息。我們听得对岸山坡上傳来陣陣鈴鐺声，給空曠寂寞的河漫滩增加了許多生意。接着，就可以看到羊腸似的山路上閃出一帮馬帮来。馬帮，在这里山区又称做騾子队，因为它既有騾子又有馬，正确的叫法應該是馱运队。这种馱运队是我們这一路要去的山区的主要运输工具，另外就只有凭肉肩膀担担子。

等到我們起身过河的时候，那帮馱运队也开始过河了，只是我們从踏石和独木桥上走过去，他們从河水中趟过来，人畜都是一样。看馱运队趟河，实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那帮馱运队一共有二十来头騾馬，十来个馱运工人，就是过去被称为脚夫的，每个工人押运两头騾馬，每头騾馬鞍桥上馱两只麻袋；看来装的是粮食，足有二三百斤重量。过河的时候，我們发现他們的队伍作了新的調整；原先的一个工人押运两头騾馬，調整为一头騾馬由两个工人侍候。只見一人牵着轡头，一人在下游抗住鞍桥和麻包。他們既要防止騾馬的蹄子在卵石河底打滑，又要防止牲口經不住激流的冲激而臥倒。当我想到在这十冬腊月每过一道河灣一个工人就得来回趟河八次，赶这一路“九吊十八灣”就得趟河一百四十四次，我不由得連心都冻的发痛了。何况他們是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上山的时候，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訴給我那記者朋友的时候，他老实不客气的向我指出：

“你第一次訪問山区，所以对馱运队的生活了解得还少，我可是知道一点。你正确地計算了他們趟河的次数，可是你忘記

了他們的上山下山，我們趕晚了一步，剛才我們在河漫灘上沒有看清楚他們下山的細枝末節。不過你還可以想象得出，這裡的山路打滑；不是風化的岩石，就是冰凍的泥巴，山巔上還有尚未融化的積雪。牲口上下坡時不小心就會摔個粉身碎骨。摔壞一條牲口，減少一分運輸力量，就要影響山區人民的經濟生活。馱運工人們是寧可自己多流些汗，受些苦，也不叫損害牲口一根毫毛的。”他說到這裡，回過頭來，眺望對山正在上坡的馱運隊說：“你看見了吧，工人們正攔着牲口的屁股上陡坡呢！我相信他所用的力氣決不會少於推一輛中途拋錨的吉普車。啊，你看見了嗎？那個工人把一個麻包扛上了自己的肩膀，他這樣做是為了減輕牲口上坡時的負擔呀！”

“那麼，剛才他們下坡時揪住牲口的尾巴幹什麼呢？”那位輕易不進山的文化館女輔導員忍不住問。

“防止牲口失蹄呀，”記者對答如流的說，“可是，如果那牲口要真失蹄滾下坡去，那個揪住尾巴的工人是決不會放手的，他們的職業，培養了他們崇高的責任感。”他繼續對我說道：“你說得對，他們年年月月過着跋山涉水的生活。他們要戰勝夏天的烈日，冬天的風雪，春天的山洪和秋天的雨。沒有那種鋼筋鐵骨的人根本就從事不了這種職業。也許就是這種艱苦的职业鍛就了他們這一身鋼筋鐵骨，更值得尊敬的是他們這種職業往往還是世代相傳的……”

這時，忽然山谷里響起了陣陣炮聲，打斷了記者的侃侃議論，我們抬起頭來，看到灰暗的天空中升起了一朵蘑菇似的云彩。農民作者臉上露出一種欣喜的微笑。

“這是俺們山區在修公路哩！”他轉向記者道：“記者同志，俺們山里趕腳的這頂帽子看來恐怕不再會世代相傳了吧！”

通訊干事和女輔導員都笑開了，好象在說：這一回可把你這本“萬寶全書”難住了吧！

但是我們那位記者朋友照样露出坦然的微笑道：

“我剛才介紹的是歷史，現在響起的開山炮聲才是新聞。你們不覺得這也是文學創作的好素材嗎？”

當天，抵達目的地——×鎮，已經黃昏時候了。天上的鵝毛大雪，開始大片大片地飄落下來。我們被招待在公社客房住下，公社黨委書記給我們弄了一籠旺盛的木炭火，又給我們抓了一些柿餅和花生。因為天色已晚，白天又趕了一天路，他便要我們早點休息。這是我們進山以來第一次在一起過雪夜，大家都感到很興奮。就連那位體質最弱的女輔導員，都舍不得離開我們到公社女社長屋裡就寢。我們一邊烤火，一邊吃着柿餅、花生，交換着一天的觀感。我們便很自然地扯起馱運隊來了，我那位記者朋友又發揮起他在路上的未盡的言論說：

“山中馱運隊，這是一篇很好的文學作品的題材。”

“那也看寫什麼樣式？写一篇抒情散文大概是可行的；要寫小說，可還沒有人物形象，”通訊干事這樣說道。

“那也看由誰來寫了，”女輔導員似乎不表同意地說。她問農民作者：“要由你來写一篇短篇小說，我想是不成問題的。你是山里人，你不是也曾趕過腳嗎？你熟悉他們恐怕就象熟悉自己一樣；甚至，你就可以寫寫自己的生活。”

農民作者謙虛地笑了。他說：

“你說的是實在話，不過我過去好象從來也沒有想到去寫它。可見得有時自己生活在那個環境中間，並不一定能感覺到它的深刻意義。”

“那麼，現在你就很可以寫羅！”記者表示很重視農民作者

地說。

“是的。今天一路上我們看到的，談的，對我很有启发。不过要我写一篇小說，我还需要很好的考虑考虑，把我过去的那一段生活理出个头緒来。”

“小說，不象我們写通訊报导，我想还需要虛构的。”通訊干事表示他对文学的見解道。

“确切地說，虛构，实际上就是对生活素材加以提炼的过程。”女輔導員說。

“我同意。”記者附議道。他把炭火撥的更旺，兴致勃勃地說：“馱运队真是个好題材，我建議我們每个人都写一篇作品，現在大家都来开个头怎样？这倒是个很好的良夜消遣。”

通訊干事不由得看了一眼貼上玻璃窗立即融化的雪片說：

“那可是个考驗哪！万事开头难，写作也是这样。誰沒有在一篇作品的开头撕掉一張又一張的稿子的痛苦經驗呢？”

“那可是实話，”农民作者支持通訊干事的意見道：“只有开头开得好，你才不会觉着一路写下去弯弯扭扭，好象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去見客；只有开头开得好，你才能行云流水般地写下去，直到你和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环境化为一体，根本忘記了你是在作文写小說。”

“談的好，”女輔導員称贊了一句。接着說道：“有人把作品的开头比作演唱地方戏曲中的定弦。弦定的高低，可能使一个演員唱好一台戏；或者唱砸一出戏。弦定的恰到好处，使演員能充分的运用他的嗓子，表达他的感情，但这也决定于演員的天賦、素养、功力和剧情。”

“所以有人把写作的要訣归結为‘鳳凰头，豹子尾巴，老母猪肚子’，我看是很有点道理的。”我們的記者又大發議論起来了，

他接着說：“这就是說：作品的开头要如凤凰头那样俊秀，結尾要似豹子尾巴那样有力，中間要求老母猪肚子五臟俱全，內容丰富，这样要求虽不免一律，但也充分說明了对开头的严格要求。”

大家征求我的意見。我觉得大家談的很好，我那位記者朋友的建議也很有意思，不妨就今天关于馱运队的見聞各写一篇散文，每个人来开个头。

由于記者是創議人，大家公推他第一个发言，他推辞不得，便胸有成竹地說道：

“好，就由我来抛磚引玉吧！人們总以为我們的報紙語言老是干巴巴的，这一回我倒想向你們几位搞文学的同志学习学习。我打算这样开头：有一天我打算到某地去采訪，路上有一帮馱运队赶上了我，于是我就和他們一路同行。我就这样和他們边走边談边观察地把馱运队的艰苦历程全部显示出来。我想，这样写讀者会感到亲切的。”

記者的这个开头，还没贏得大家的点头認可。就引起了女輔導員的責难說：

“你并没有和馱运队一路同行嘛？”

“我不是声明过嗎？我現在不是給報紙写新聞，文学是有权利虛构的。”

通訊干事是个老好人，他怕女輔導員和記者之間引起爭論，便对記者的开头采取了个不置可否的态度，却动員农民作者发言，理由是他对馱运队的生活最为熟悉。

“我打算这样开头，就象咱們今天碰到的那样，当山谷里响起了开山的炮声，天空中激起一朵蘑菇似的云彩时，我的心都被震动了。我回忆起我的年輕时候的赶脚生活。解放以后，俺們这个閉塞的山县先后开辟了許多公路。我就回家搞农业生产了。

我把新旧社会脚夫不同的遭遇要作个鲜明的对比。最后，我要回头再点明如今我们县的最后一个驮运队也将为汽车队所代替了。”

“好，”女辅导员不禁啧啧赞叹道：“这最后一个驮运队点得好。开头也开的好！就象生活本身一样的朴素和动人。”

“那我该怎么办呢？好的开头都由他们二位挑走了。”通讯干事想了想接着说道：“真要我开个头，那我就只好从我们在河漫滩歇脚写起，先写我们看到新媳妇过河，后再写驮运队趟河，这叫做烘云托月，明暗对比。让作品一开头就给读者一种强烈的感受，可惜以后我就和你们二位构思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

“现在该由我来开个头了，”女辅导员调皮地看了我一眼，好象先跟我打招呼说下一个该我了。她说：“我就从现在开头：写窗外的雪，窗内的炭火，火边的谈话，谈话中的山区驮运队。那不是个很有诗意的开头吗？”

“那么以后呢？”记者不动声色地问。

“以后吗？”女辅导员向记者神秘地笑了笑说：“不是你建议的每个人只要个开头吗？你又没有说过要老母猪肚子，要豹子尾巴。”

他们两人之间的小小的逗嘴和耍笑，为我们的聊天增添了轻松的气氛，我们看着他们好笑不止。

现在该轮到我了。可是，听了他们的开头，我实在想不出别开生面的开头了。我说：

“可见得同一个题材，各人就有各人不同的开头，即使你们已经开了头的，一会儿你们在床上失眠的时候，脑子里还可能涌现出种种不同的开头。因为一篇作品的开头过程，事实上也就

是生活的提炼过程。它决定于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所欲显示的生活图景，它还决定于作者的个性和他的艺术风格。”我觉得我的說話干的象一块炭，却没有炭火似的热，而如何开头却还没有想起来，便挖空心思地找了一段书本上的话来敷衍，我问：“你们总读过托尔斯泰的《复活》吧！”

回答我的甚至连那位农民作者都看过那本托尔斯泰的名著，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意外和吃惊了，但我既然说到《复活》那本书了，便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下去。

“让我们知道一下托尔斯泰写作《复活》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托尔斯泰写《复活》这部长篇小说一共写了十年。但仅仅为了开头就开了好多次，有时一搁就是几年。最后，作者才决定小说的开头应该从法庭的审判写起。作者认为，小说一开头就应该深入到社会现象里面去。‘马上就写法律的谎言和人们要求审判的公正’。再没有比旧俄罗斯的法庭审判更残酷，更荒谬不经的了。从艺术上看，作品的开头就把读者引导到马丝洛娃的悲剧故事里去了，那时她已成了那个年轻的公子哥儿聶赫留朵夫的牺牲品，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沙皇俄国不公平的社会机构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最后，我着重地加了一句道：

“《复活》的开头是世界闻名的。”

大家都沉思起来，仿佛在考虑一些严肃的问题。可是我那位记者朋友却古怪地笑了。

“老兄，我们承认托尔斯泰创造了个世界闻名的开头，可是你的开头呢？”

大家轰地笑了，严肃的气氛给他破坏了。我们的记者对付不了那位女辅导员，却以出卖朋友来换取他的开心。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我的那个倒霉的开头，因为我还没有那方面的生活经

驗，既不能凭空捏造，又不能重复摹仿別人。我只能站起来打个呵欠說：“天不早了，大家还是去睡吧！”

他們拉住我非要个开头不可。我急了，便保证道：

“明天保險給你們一个很好的开头。”

女輔導員的心軟，农民作者的厚道，通訊干事的老好，于是我那記者朋友只好放过了我。这笔賬留到明天再算。

第二天清早，雪小多了。但不象是要停歇的样子，好象天上开张了一个大彈花厂。天既下雪就不便出門采訪了，就由公社党書記和社长向我們介紹情况，他們都是很能談的同志，差不多談了一天，就沒有談到馱运队，倒是对新公路开通以后发展他們公社的經濟远景談了很多。

黃昏，雪停了，趁着晚飯前的片刻休息，我怕我們的記者要算昨天的老賬，便提議到鎮上轉一圈。我們就信步出去了。因为下了雪，鎮上冷冷清清的，就是供銷合作社的人多。原来人們正在打听馱运队的事。

“馱运队今天到底还来不来？”一个年輕小伙子隔着柜台問那个双辮子的供銷社女干部道。

双辮子看了一眼貨架上的双鈴馬蹄表回答：

“那誰知道！”

“那你不能搖个電話問問？”小伙子不死心地繼續問。

“電話綫給風雪压塌了。”

“唉，那就靠住不会来了。”一个白胡子老汉攏着手叹了口气說：“馱运队的老規矩我知道，他們是天好上路，上路以后不管下雨落雪，就是天塌下来也別想叫他們中途拐回去；不过要是他們沒上路就落雪下雨呀，那就是天皇老子也別想攆他們出門。这是規矩。”

“那你老人家到供销社来干啥，路上又积着那么厚的雪？”小伙子反問。

“我是为秤盐嘛！家里的盐都吃完了。明天又是腊月二十三，灶君爷上天。人一天不吃盐没啥，灶君爷要嘴里淡得没味了，不做点咸的他吃，他到玉皇那里就要搬弄舌头說咱閑話哩！”

老汉的話引得大家全笑了。这时候有一老婆婆正經地說：

“大哥，你弄錯了吧，灶君爷不稀罕吃咸的，明天要不給他吃点甜头他才要說閑話哩。”她挤到柜台前边向双辮子道：“閨女，給秤二斤白糖。”

小伙子一听这話，就忍不住了，便高声說：

“大伯大娘，別說这些老迷信的話了。灶君爷是沒有的，明天赶腊集倒是正經事。这馱运队今几个不来，明天这个集倒是个事哩！”

农民作者这时便悄悄的告訴我，原来这腊集又称画画集，是这鎮上岁終最后一次大集，远近几十里的人都来赶，凡是年节的吃食用品，办喜事人家的礼品，以至年画、花炮、对子、香烛、紅紙等等，差不多都在腊集上购置。可是这一切全得由今天到达的馱运队运来，誰知今天会下雪。

“白糖、盐，都得等今几个的馱运队运来哩！”双辮子不知又跟誰在解釋了。

那小伙子仿佛又抓住了希望，他接腔問：

“你这么說，馱运队今几个兴許还来？”

双辮子好象給他抓住了理，不滿意地又看了一眼双鈴馬蹄表說：

“就是来嘛，也还不到时候。閃开着点。”

小伙子双肘一靠柜台，把嘴伸的长长的問：

“几点到?”

“就是来么,也得到六点!”双辮子显然不耐煩了,应付着說。

“好哇,”小伙子看一眼馬蹄表,一拍柜台大声取笑双辮子道,“大家別吭气,現在馱运队該到了寨口了。”

听小伙子这一声喊,熙熙攘攘的人群立时变作鴉雀无声了。大家并不以为小伙子在取笑双辮子。这时,忽然在沉默的空气中傳来了清晰的鈴鐺声,“叮鈴,当啷,”由远而近,接着是几声嘹亮的长嘶声。仿佛退潮似的,人群一齐退到門外,当我們几个人也挤到門外时,那一溜馱运队已經跑到了門口,也許是完成了任务吧,那些騾馬似乎显得特別欢騰地跑着步,它們昂首长嘶,口吐白沫,全身出汗。那些脚夫們的棉袄都湿透了,他們黧黑的臉上露出动人的微笑,两眼亲昵地瞟着他們的騾馬,仿佛称贊它們真能跑。

这时候,小伙子第一个走上前去,动手帮馱运工人們抬鞍桥。接着大家都动手了,包括那个老汉老婆在內。

雪,默默无聞地又下起来了,好象那些默默无聞地为人民建立功勋的战士們一样。瑞雪兆丰年。

忽然,我的心里充滿了灵感,生活急救了我。我一把抓住农民作者的袖子,兴奋地說:

“我找到我們构思中的作品的开头了。”

可是,在这篇作品中,我却把那个开头当作了結尾。

1962年8月5日清晨